

烟台故事

莱阳人赵起杲与《聊斋志异》
——从刀郎的音乐专辑《山歌寥哉》说起

张丽娟



《山歌寥哉》专辑封面

近期,刀郎的音乐专辑《山歌寥哉》大火。此专辑是结合了聊斋文本与民间曲牌印象的主题概念专辑,尝试构建流行音乐与民间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音乐生态。凭借崭新的面貌、淳朴悠扬的曲风、深厚的内蕴以及话题性,新专辑甫一推出便在娱乐圈掀起巨浪,传唱热度空前,乃至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故乡淄博也广受瞩目,蒲公故居免费开放,观光者蜂拥而至。

新歌火爆,刀郎被喜爱他的网友封神;时光倒流,志怪文学经典巨著《聊斋志异》聚焦世人目光;寻古觅幽,好事者打卡蒲松龄故居;乃至杭城,也在一曲《花妖》凄美婉转的乐调中翩跹起舞——这是流行音乐与民间传统文化的成功携手,当真如《序曲》所唱“一呼九野声慷慨”。

然而,在一片热闹声中,笔者不禁想到,那个倾注毕生心血搜集整理聊斋抄本并首刻《聊斋志异》青柯亭本的莱阳人赵起杲,世人又了解多少呢?在《聊斋志异》的经典化传播过程中,青柯亭刻本功不可没,赵起杲居功至伟。那些鲜为人知、感人至深的刊刻往事,不应该被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中。

关于青柯亭本《聊斋志异》

青柯亭刻本是《聊斋志异》最早的刊刻本,成书时间距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去世已过去了半个世纪。青柯亭刻本不仅让《聊斋志异》嘉惠士林,更为这部文学名著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。

由于蒲松龄(1640—1715)家境贫寒,写完《聊斋志异》后无力刻印,只能以抄本的形式流传,传播范围有限。山东莱阳籍人士赵起杲(1715—1766)在担任严州知府

赵起杲首刻《聊斋志异》

清代著名刻书家鲍廷博《题青本聊斋诗》道:“谁似严陵太守贤,奇书不惜万人传。莫惊纸价无端贵,曾费渔洋十万钱。”诗中的严陵太守,说的正是莱阳籍人士赵起杲。

赵起杲,字清曜,号荷村,山东莱阳城西视家村人。乾隆初年,赵起杲以贡生身份补官入仕,后历任福建连江、古田知县,浙江杭州府总捕、同知,最后升任严州知府。

明清时期莱阳地域经济发达,文化高度繁荣,是胶东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,科举昌盛,人文荟萃,涌现出许多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,并形成以“张、赵、左、宋”四大世家为代表的众多的科举望族。赵起杲出身于莱阳四大世家之一的天水赵氏家族,是清初江南学政赵崑的曾孙,家学渊源,博学多才,雅好文事。

早在《聊斋志异》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传播时,赵起杲从小就听人们谈论《聊斋志异》,印象深刻。因为《聊斋志异》卷帙浩繁,加之当时的社会条件,刻印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,而蒲松龄家庭无力刊印,因此在他去世后数十年间也无人印行。

乾隆十一年(1746),从一位在济南坐馆归里的同乡朋友周季和那里,赵起杲意外得到两册《聊斋志异》手抄本。尽管抄本不全,但他如获至宝,阅读中更被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故事吸引,深感这是一部伟大的著述,立志要搜齐全卷。因为聊斋抄本众多,芜杂不一,难窥全貌,他常引以为憾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)春,赵起杲带着抄本来到京师,抄本被另一位同样喜爱聊斋故事的朋友王闰轩借了去。踏入仕途后,赵起杲继续搜集《聊斋志异》抄本。在福建连江、古田任知县期间,他从福建长乐人郑方坤的后手中得到了一份比较全的《聊斋志异》藏本。此后,他在北京又收集到一份抄本,并从朋友王闰轩处要回

(今浙江梅州)期间,在他的主持下,加上刻书家鲍廷博(1728—1814)等几位同伴襄助,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,从篇什不一的众多手抄本中精选出聊斋十二卷于乾隆三十一年(1766)刊刻完成,并以严州府衙门内的一座石亭“青柯亭”名之。

十二卷青柯亭本《聊斋志异》刻印完成后不久,赵起杲因劳累过度猝死于任上。去世前他将未及刊刻的后四卷《聊斋

志异》托付给好友鲍廷博。刻书家鲍廷博不负所托,终将后四卷主持刊刻完成。

青柯亭本编印均出自大手笔,编校依蒲氏原貌,刻印优良,遂终结了《聊斋志异》传抄行世的局面。此后二百余年,青柯亭刻本被不断翻刻重印,读者众多,大量的评注本、图咏本也皆以青柯亭刻本为底本。可以说,在《聊斋志异》的推广传播过程中,青柯亭刻本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。

谓精兵强将,他们不但有很强的文字校勘能力,还有丰富的刊印出版经验。但是,赵起杲仍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,那就是巨大的资金压力。

雕版木刻是一项大工程,校勘、抄写、刻板、印刷、装订,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。而聊斋又是一部数十万字的巨著,且作者已离世多年,各种抄本多有出入,仅校勘一项就相当浩繁。赵起杲有限的薪俸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巨大的工程,即便加上朋友的捐助仍然不足以满足刻书需要的巨大开销,他只能通过典当家产的方式筹集资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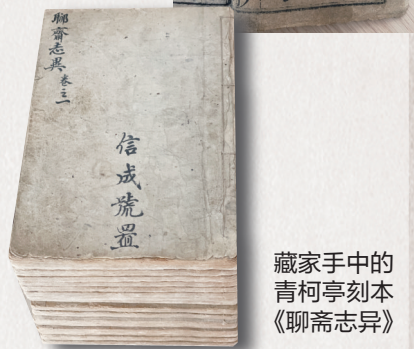
乾隆三十一年(1766),赵起杲和他的同伴终于完成了《聊斋志异》十二卷本的刻印工作。赵起杲撰写了《例言》,对蒲松龄做出高度评价,这也是聊斋评论史上的名言:“其文则庄、列、马、班,而其义则窃取《春秋》微显志晦之旨,笔削予夺之权,层见叠出,变化不穷……编中所述鬼狐最夥,层见叠出,变化不穷。水佩风裳,剪裁入妙;冰花雪蕊,结撰维新。缘其才大如海,笔妙如环。”

正当后四卷刻印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时,赵起杲在一次主持严州府考试工作的过程中劳累过度,过早离开了人世。鲍廷博在《青刻本聊斋志异纪事》中提道:“(赵起杲)清俸不足,典质以继之,然竟不克赞成而卒。”

由于刻书耗费过多,赵起杲没有留下任何积蓄,家属甚至无力将棺椁运回故乡莱阳,朋友们筹集了一些钱财,将他就地安葬于新安江畔。“垒垒遗冢,寂寞江滨,可哀也已,然而苦心劲节,已足与云山江水俱长”——鲍廷博《青刻本聊斋志异记事》中的几句话,是对赵起杲竭尽全力刊刻青柯亭本的高度评价。

若客死异乡的严州太守赵起杲先生地下有知,也当欣慰。

梅州青柯亭始建于宋嘉佑二年,曾多次翻修,终因年久失修坍塌损毁。梅州政府于1996年在原址上重建青柯亭,上书对联:桂馆秋香青柯传世,梅城春丽志异留仙。

藏家手中的
青柯亭刻本
《聊斋志异》附:
刻聊斋志异例言
赵起杲

一,先生是书,盖仿千宝《搜神》,任昉《述异》之例而作。其事则鬼、狐、仙、怪,其文则庄、列、马、班,而其义则窃取《春秋》微显志晦之旨,笔削予夺之权。可谓有功名教,无忝著述。以意逆志,乃不谬于作者,是所望于知人论世之君子。一,是编初稿名《鬼狐传》。后先生入棘闱,狐鬼群集,挥之不去。以意揣之,盖耻禹鼎之曲传,惧轩辕之毕照也。归乃增益他条,名之曰《志异》。有名《聊斋志异》者,乃张此亭臆改,且多删汰,非原书矣。兹刻一仍其旧。一,先生毕殚精力,始成是书。初就正于渔洋,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。先生坚不与,因加评鹭而还之。今刻以问世,并附渔洋评语。先生有知,可无仲翔没世之恨矣。一,是编向无刊本,诸家传抄,各有点窜。其间字斟句酌,词旨简严者有之。然求其浩汗疏宕,有一种粗服乱头之致,往往不逮原本。兹刻悉仍原稿,庶几独得庐山之真。一,编中所述鬼狐最夥,层见叠出,变化不穷。水佩风裳,剪裁入妙;冰花雪蕊,结撰维新。缘其才大于海,笔妙如环。一,编中所载事迹,有不尽无征者,如《姊妹易嫁》《金和尚》诸篇是已。然传闻异辞,难成信史。渔洋谈异,多所采摭,亦相径庭。至《大力将军》一则,亦与《觚剩·雪谴》差别。因并录之,以见大略。一,是书传抄既屡,别风淮雨,触处都有,今悉加校正。其中文理不顺者,间为更定一二字。至其编次前后,各本不同,兹刻只就多寡酌分卷帙,实无从考其原目也。一,原本凡十六卷,初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;刊既竣,再阅其余,复爱莫能舍,遂续刻之,卷目一如其旧云。一,卷中有单章双句,意味平淡者删之,计四十八条。从张本补入者凡二条。佳句已尽入锦囊,明珠实无遗铁网矣。一,闻之张君西圃云:济南朱氏家藏《志异》数十卷。行将访求。倘嗜奇之士,尚有别本,幸不吝见遗,当续刻之,以成艺林快事。莱阳赵起杲清曜谨志。(《聊斋志异汇校会注会评本》卷首)

桂馆秋香青柯传世

二百多年过去了,新安江畔遗冢无觅,而青刻本《聊斋志异》已成为传世经典,一套完整的青柯亭刻本异常难得。2009年10月22日,在上海嘉泰金秋艺术品拍卖会上,一套珍贵的青柯亭刻本《聊斋志异》经过十余轮激烈的竞拍,最后被时任淄博市博物馆副馆长谭秀柯拍下。

这套刻本现珍藏于淄博市博物馆。

在赵起杲的故乡莱阳,藏家手中有一套更为完整的16卷青柯亭刻本《聊斋志异》。这位藏家基于对家乡历史文化的热爱,基于对前辈先贤的尊崇,费尽周折,辗转从南京的一位大收藏家中买下了这套相当完整的青柯亭刻本《聊斋志异》。